

臺灣
後現代小說選

主編

周芬伶

許建崑

彭錦堂

阮桃園

二魚文化 人文工程 E019

臺灣後現代小說選

主 編——周芬伶 許建崑 彭錦堂 阮桃園

發行人——謝秀麗

執行編輯——巫維珍

校 對——陳佩伶、陸 文

題字篆印——李蕭鋹

封面設計——徐 璽

出 版 者——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100臺北市羅斯福路2段70號9樓之2

網址 www.2-fishes.com

電話 (02) 23979694

傳真 (02) 23979719

劃撥帳號 19625599

劃撥帳戶 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總 經 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 89902558

排版印刷——普林特爾斯資訊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04年6月

定 價——新台幣26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本書為教育部委託東海大學執行第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成果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後現代小說選／周芬伶等主編．-- 初版．--

臺北市：二魚文化，2004〔民93〕

冊； 公分．--（人文工程；E019）

ISBN 986-7642-52-X（平裝）

857.61

93007890

周芬伶，臺灣屏東縣潮州鎮人。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早年曾以「沈靜」為筆名，著有散文集《周芬伶精選集》、《花房之歌》、《戀物人語》、《汝色》等，小說《世界是薔薇的》、《影子情人》、《浪子駭女》，少年小說《醜醜》、《藍裙子上的星星》、《小華麗在華麗小鎮》等，文學論著《豔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曾獲中國文協散文類文藝獎章、中山文藝散文獎、吳魯芹散文獎。

許建崑，生於臺北市，祖籍福建安溪。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通識中心人文組召集人、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監事。著有明代文學《王世貞評傳》（自印）、《李攀龍文學研究》（文史哲）、兒童文學《拜訪兒童文學家族：少年小說、童話》（世新大學）、創作《牛車上的舞臺》（臺中文化中心）、歷史小說《張衡傳》（光復）。主編《認識童話》（天衛文化）、《林鍾隆先生作品研討會論文集》（富春）、《寫作教室》（麥田）。

彭錦堂，生於花蓮。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美國麻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教育部教學改進計畫主持人。研究領域為中西比較文學、魏晉文學、當代西洋文學批評理論、文藝社會學。

阮桃園，生於桃園。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講師。研究領域為現代散文、報導文學、臺灣文學。

臺灣後現代小說選

周芬伶

許建崑

彭錦堂

阮桃園

主編

二魚文化
【臺灣·臺北】

目錄

序論 周芬伶

07

短篇小說

黃凡 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

13

朱天心 遠方的雷聲

35

李渝 朵雲

53

林耀德 惡地形

75

駱以軍 降生十二星座

93

洪凌 關於火柴的死亡筆記

133

郭松棻 奔跑的母親

153

賴香吟 虛構一九八七

181

中篇小說

舞 鶴 悲傷

203

長篇小說

邱妙津 鱷魚手記

261

極短篇

周芬伶 十三月

紀大偉 溺

林宜濤 午後

291 285 277

序論

周芬伶

「後現代」在臺灣一直是被質疑被糾纏的名詞，在這裡我們不談理論，只看作品。這些在八〇年代到上個世紀末出現的作品，有著世紀末的憂傷與反叛，不同的是，有的以憂傷包裹叛逆；有的以叛逆包裹憂傷。主體與身份，歷史與記憶，寫實與虛構，在這裏有較實驗較前衛的看法。我一直偏愛「前衛」這個語詞。

「前衛」在法文 *vanguard* 中，意思為走在軍隊中作前鋒的人，大陸翻作「先鋒派」頗接近原意，但我認為前衛的意思更好，它有不斷前進的意思，又有所護衛，護衛什麼呢？護衛自由，在文學的意義上就是護衛創作的自由與實驗的精神，這本選集的精神也是從此出發。既曰實驗，必有成

功或失敗，有時成功的一切實驗是建立在九十九次的失敗中。我並不一定選擇實驗成功或失敗的作品，而是選擇具有啟示性，開創性，得以使後來者居上，寫出成功的作品。

在臺灣現代小說中有三次前衛運動，一是戰前三四〇年代，跟美術的前衛運動相呼應，當時有meave畫派，小說則以龍瑛宗、張文環為主，他們受日本感覺派小說影響，著重心靈與感覺的捕捉，隱隱然有現代主義向內探索的傾向。第二次前衛運動是在六〇年代，以《現代文學》雜誌的作家為主，和現代詩運動相輝映：王文興著重異化心靈的描寫與小說語言的塑造；白先勇則涉入性別與性慾的書寫；歐陽子側重變態心理的捕捉。第三次前衛運動發生於解嚴前後的八〇年代，與小劇場運動同步，它為臺灣引進一些後現代理論，有理論先行的現象，舉凡後設、魔幻、解構、情色等書寫大行其道。但要到九〇年代才有豐碩成果和較為成熟的作品。

黃凡的〈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發表於一九八七年，這一年對小說的意義重大，它代表著政治解嚴，也代表小說書寫的解嚴，賴香吟的〈虛構一九八七〉寫的就是那一年，因為解嚴我們多了一些自由，也多了一些選擇。有關後現代的討論也以那時最多。現在站在二十一世紀初回顧，他們的討論都不夠後現代，只能說是現代主義的延長，然確有其開創的意義。

譬如說寫於同時期的〈如果林秀雄〉，一諧擬鄉土小說的人物和口吻，卻無書寫鄉土小說的企圖，只能說是「反小說」，是對六七〇年代鄉土小說的反諷與反動。文本本身充滿裂縫，甚至不能說是成功的小說，然旗幟之鮮明，實驗之色彩，充分表達那個時代對寫實手法之不耐。他們的影響是看得見的，作為張大春學生的駱以軍，更進一步充實血肉，並遊走於虛構與真實之間。新世代的小說家幾乎是不用經典的寫實手法。就算是較保守的朱天心、朱天文也選擇散文手記告白體的書寫手法，紀大偉、成英姝、洪凌、賴香吟，或科幻或荒誕或酷異或疏離，他們講究的不是說故事，而是如何翻新敘述手法。當代文學大都是告白體、日記體、自傳體，自我的無限擴大，帶來的不是歷史的真實，反而是莫有邊際的虛幻，如露如電，一切顛倒恐懼夢想。

在鄉土寫實和後現代解構之間，難道是不交叉的平行線？我們在舞鶴身上看到結合的可能，我選的是較不受注意而實驗性更強的詩小說，因為它夠放蕩夠原味，這種講究原味的小說家還有郭松棻和李渝夫婦，他們看來有點類似，都是以蒙太奇手法剪接片段式畫面，然郭捕捉的是變態心靈；李捕捉的是耽美心靈，雖則兩者的效果一樣美。

林耀德的小說亦詩亦散文，其酷異不夠酷異，情色也不夠情色，然寫疏離，寫怪誕，也算一時

豪傑；黃碧雲的情況較複雜，我有意用她來代表移民與混種文學，他們是文化的變種，內在比母體文化保守，在形式上卻極其炫奇。這才是後現代後殖民了。

自副刊版面萎縮，對小說篇幅的要求越來越嚴苛，從一萬字至八千，五千，短篇小說獎竟限至四千，有最短篇在兩百字以內。短篇縮水，怪不得大家不肯發表，或改寫長篇，然形勢比人強，小說的成果也不可小覷。它本是近代小說的實驗新品種，早在奧亨利、契訶夫的年代，早有佳作；川端康成偏愛此小物。事實上它與二十世紀一二〇年代的前衛運動有關。這裏選的三篇極短篇，以周芬伶的為最長，是介於短篇與極短篇之間，屬於散文詩式的極短篇，與川端康成的掌篇小說接近，著重氣氛與詩意的情境。極短篇大抵可分為三種：一是強調戲劇性，可以奧亨利為代表，它通常具有嚴謹的結構；新穎的故事意念；驚愕的結局或突爆。散文詩式的極短篇以屠格涅夫和川端康成為代表，是小說家寫的詩小說；第三種是實驗式的，以契訶夫為代表，他的極短篇有短至一兩百字有長至數千，有時只是兩句的俏皮對話，有的則是主題莊嚴的長篇題材的縮寫。

一般人認為極短篇為遊戲之作，我卻以為，它是可以作為練習寫小說的入門，因它的形制小可作各種實驗，初學寫作者也可以學到客觀的寫作方式，不沉溺於自我書寫。

這本選集是為初習小說創作者而編。我認為研究者要讀最經典的文章；寫作者要讀最新最真實的文章，它們帶來較新的創作概念，較能激發靈感。如無創作靈感或意願，把它們當新鮮文章讀亦無不可。

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

黃凡

不管怎麼說，測量水溝永遠不會是個有趣的話題。當我們用言語來娛樂朋友時，最常被提到的是：男女關係、經濟、醜聞、電影和笑話。我們咀嚼著機智的字眼，舌頭舔著幽默的嘴唇，然後收縮一下聲帶，藉以發出各種不同波長的聲音，這些聲音如果有組織的、有意義的，或者有趣的，我們便稱它為話題。

是的，我也有一大套專門對付那些浮面傢伙的話題。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幾項外，我的話題尚包括了天氣、藥物和貝殼（我收集這種東西，有滿滿一抽屜）。聽我說話談不上享受，但也不會是種苦刑；除非我一不小心溜了嘴，提到如何測量水溝寬度這回事。通常對方的反應是臉部肌肉突然地拉緊，唇邊線條加深、瞳孔放大、組成一副不可思議的表情。這種表情具有強烈的諷諭效果——我立刻收回底下的話。

至於本文的題目——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這個問題一般人可以接受的答案是個反問句：你如何測量靈魂的寬度？

此一形式的問答常見諸學院派的形上論爭中。例如：

「上帝在哪裡？」

「人在哪裡？」

或是禪宗的公案：

「求師父給我一個安心的法門。」

「你拿心來，我就給你安。」

然而，機鋒一不留心就會淪為逞口舌之利，這是我必須極力避免的。何況靈魂與水溝絕對不能相提並論，即使它們有某種關連性存在。這個關連性，坦白說，就是使我夜裡輾轉的主因。

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如何測量靈魂的寬度？為什麼我如此熱中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始終無法擺脫這個習慣——隨時隨地想要「測量水溝的寬度」。

—

在這座城市，蛛網一樣遍佈著各式各樣的水溝，有圳、大排水溝、下水道，以及終年發散著臭

味的小陰溝。我問過市府工務局本市到底有多少道水溝，他們答不上來。「你為什麼不去找環保局？」我於是打了四通電話，終於有一位小姐很客氣地說：「先生，你怎會想要知道水溝的數目？」我告訴她，這件事總得有人關心。水溝是城市的排泄管，就像你我的肛門，沒有人喜歡談論它，但總得有人關心。何況它們正迅速地自我們的視野內消失，像蚯蚓一樣隱入地層，在我們的腳底下喘息著、呻吟著、蠕動著，如果可能，還會打個隔，臭氣便從柵欄型的水溝蓋縫隙衝出。但即使這種能讓你稍窺地底世界的溝蓋，也逐漸被密閉式的混凝土製品所取代，此類製品能夠承受數噸重的卡車和大象，能偽裝成高級路面，成為維護都市景觀的無名英雄。所以，總而言之，我們中間必得有人出來關心這件事。

「什麼事？哪一件事？」

「聽著！第一個問題：本市有多少水溝？第二個問題：你們用什麼方法測量它的寬度？」

「第一個問題：我不怎麼清楚。第二個問題：我猜他們是用皮尺量的，一定是這樣，我看過修水管工人……」

「小姐，」我打斷她的話，「你壓根兒就沒搞懂我的問題，我是說水溝，不是水管。」

然後，我又將我那一套水溝正從我們的視野內消失，而居然沒有人關心的看法重述了一遍。

但是，不論我如何努力，話筒另一端的小姐還是沒法子弄懂，她喃喃地說了些抱歉之類的話。